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九

實用編

六曹類

戶曹

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旱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所營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裁

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惟
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
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
時宜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
獲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園丘世子從上命
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
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祇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
不離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飯其以供
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
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即詔遺

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聞母
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
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内外命婦簪
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五月
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耘心惻然
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
辛若是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
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
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

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于地。皇
太子捧楹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
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
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
故所築靈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
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
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
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
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空紬紗
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

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
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
窮源與民約告凡隣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
有逸夫二十年 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
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自出乃遣國子生武
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
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
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
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
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

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
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
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郎中劉九皋
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
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
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
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
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
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
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

田之民在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闕田仍爲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營王塋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間爲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

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
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脩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
陂塘湖堰可蓄畜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循
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 旨下
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
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
時力服田其情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情不
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
人人錢鏹每月旦 召 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
行至今讀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

見乎詞矣。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焉。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送至萬頭，每頭酹以絹。布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嘗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勸毋忽。首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王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今年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

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三丈開八
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
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持援兵使寇至
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
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
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番夷入貢方物請用民力接
運上曰爲軍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展民少暇
日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
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
雨憂形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申

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僞僧者并其父兄發二臺山
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告軍士
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
汝獨不念耶斬以殉文皇帝三犁虜庭意邊計所
畫屯田法甚具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啟修復河
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時可令農隙修
築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
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
中曰民窮若此動念石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饑

且歾。尚及徵租耶。連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
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
有司即體勸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
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今天
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
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上嘗促詔賑
淮徐山東饑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
如此伏覩。實錄所載云。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
於仁故弘施濡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

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趨稼不待勸率斯蓋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棗今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

里布 祖宗養民意甚重其中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巡視嘗謁 陵道中憫乘來者爲賜鈔因

御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擇賢守令因出 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

則有詩織婦則有詩幽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儆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蓋嘗反覆 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深有味乎其

言也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

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 英廟冲齡嗣

位臨以 太皇太后猶襲餘庥無忘民瘼楊士奇等
上言 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
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官廉幹
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即用以嚴最
有司得 旨令亟行之景泰間商學士輅陳邊務言
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勛臣等家
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叅等官占爲業軍
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迄弘蓄積寔
寡而盜竄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括
銀金羅粟及勸借里戶以防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補

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倣宋季公田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降近民家業甚橫賴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籍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潘吳湛白茅港以泄積水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尤切允給事中底

蘊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又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衙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宜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北郊。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鸞等偕往西苑視收穫。帝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真。我聖祖常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

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
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
歛。倉曰恒裕，刻興獻考，睿製農家忙律于殿壁。
御爲文記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爲
賦麥浪詩。十九年禱雨，宮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
爲賦詩志喜。萬曆初，九輔臣議清丈，均天下田。道
下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
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
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
諸方因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均異時虛糧。

貽累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大象災旱朕爲黎庶所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駕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屢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爲民害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乃大雨是舉也我皇上齋心露禱布袍蔬食親郊籲帝自宮殿至壇壇往返幾二十里暑無俛色而陞降灌獻彷彿上帝進臨其前且停內操減織造蠲租稅叙直言清刑獄。召見大臣責成守

令敬天勤民真切懇至益寔然高皇帝憂旱芳規
矣已因中州大饑特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
賑而慈聖宮中宮各爲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
外莫不歌舞皇仁乃傾者征繕日煩繭絲遍天下
西苑鞠爲茂草省耕省歛亭更爲臺榭恒裕倉廢而
東裕庫獨盈老成之公微蹇諤之庶尹見謂前代叔
季景象備見乎今然憂亂而久未亂者徒以太祖
之樹德旣深流光甚遠皇上初政在人心未忘而
今農狹於野旅傷於途未病而本未搖是以揭竿之
風旋燭旋撲顧未足恃也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

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爲之強畊。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本朝海運旣廢。軍

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
倉庾無二十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
曠土海壩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鑿嘉靖中給事中
秦齋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邇年御史徐貞明念西
北水利事累蠲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
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
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蔬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
庄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唐會庄順慶
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

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疏渠皆閘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河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管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管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西臺頭管河流亦自燕河管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柁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

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

慶當丹心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殺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漚澤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何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爲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沭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漚

池不修之故。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旱者田常苦澇。昔人旣於下流之地。疏其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滄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莖

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閘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潴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潴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潘鳳梧言嘉湖水利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闊人憚於增外僅爲修內故水益濶易衝而湖州多淹崇禎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于

開外日爲填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
蓋與光洵互相發云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噴
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
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
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鉗盧陂昔人
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堰六百
里置二閘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至於今皆沒沒也
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
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李冰爲蜀守壅江
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

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
渠。建閘。在在腴壤。河至如今之鹵莽。而獲廣南沿海
多淤沙。饒沃谷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
中原迤邐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
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饒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
之爲言。瞋也。謂瞋瞋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
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
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數徙民。就業寬鄉。移
人通財。以繕蒸黎。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未有
踵行之者。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

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卽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於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爲行經界。寓地網之議者。以爲狄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卽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塹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

存畝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先臣吳世忠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

所賴也。通年州縣官惟勾攝詢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人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重農考

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楊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剝斲謂除水也。詩曰。載芟

載柞其耕澤 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
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籠細淺則負盡草根
深則不至塞塹麓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惟得
中則可今漢沔淮潁土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脂
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
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
根既灰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
數年之間可無荒歲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開既久
地力有餘苗稼鬯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
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

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十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石稷之裔叔孫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犂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犂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犂稍稍一而已然則犂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場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畧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輟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耜天有小雨復耕和

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
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摩
耕重藺之上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
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而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
獲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
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
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蒸結堅韌必待其
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
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
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

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騷騷言力不及而貪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敝莊子曰音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益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

無美苗。耙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

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耨六。今人只知犁深爲功。

不知耨熟爲全功。耨功不到，土麓不實，下種後雖見

苗生根在麓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

死諸病。耙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

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

背勞。蓋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燥秋田濕，速勞恐致地硬。又曰：耕欲廉，勞欲

再。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

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

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耙勞

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
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鐵齒
鍤鍤縱橫耙而勞之耙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
草塞齒則傷苗如此冷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
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耙耙畢即抄故不用勞
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耗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耙後用
勞乃無遺功也非方又有所謂撻者與勞相類齊民
要術云春種欲深宜曳重撻春風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雖
生夏氣熱而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塔春澤多者或亦
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

曳打場圖極爲平實。今人凡下種耨種後惟用鈍車碾之。然執耨種者亦須腰繫輕捷曳之。使墾土復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捷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於耨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非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捷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耨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耨。亦有不知用捷者。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

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
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菰稻生於柳或
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
荆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
勢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
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
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大抵耕治
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瀦水勿致走
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
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荆楊厭土塗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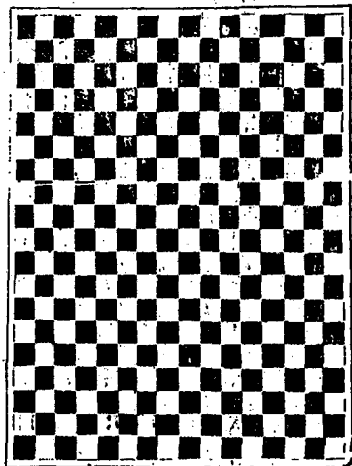
兩方救
之

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爲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蕨攢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慕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爲耨，後生者爲耨。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耨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穀，此失耨之道也。鋤後復有耨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狼莠蕘稗雜其稼，出蓋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社，以十家爲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

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
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孟酒通相犒勞名爲鋤社甚
可效也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災傷遷延過時
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肝鈔用麥綽鈔麥覆
於腰後籠內籠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
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

種植

區田圖



按舊說區地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煩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摧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陸拾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汜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濕有七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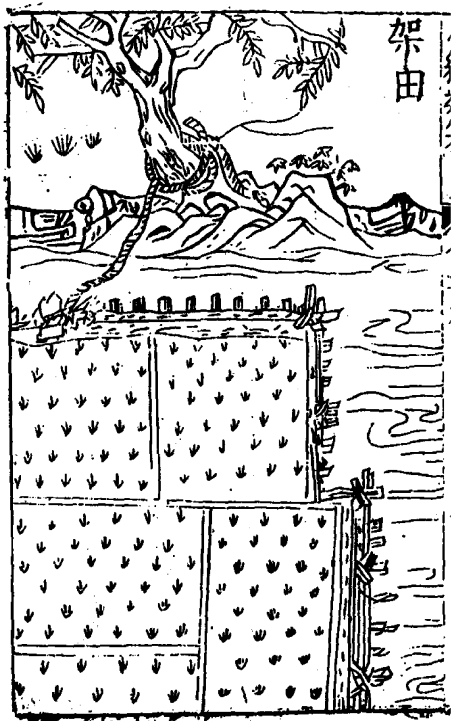
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於間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執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犂但整鑿墾斷又便貧難。

園田



圍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
瀕水不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
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爲稼地後值諸
將屯戍因領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
復有圩田謂疊爲圩岸扞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
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隣
郡

架田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葑田

葑菰根也

以木縛爲田坵浮繫

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

高下浮泛自不滄浸周禮

草所生種之芒種

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

種若今黃糝穀是

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

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糝穀種之於湖田然則

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糝穀自初

種以至收刈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

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

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安效之

梯田



梯田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偃僕，蟻沿而上，藉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稔，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罄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塗田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田厥土惟塗泥夫抵水種皆須
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淹沙泥
積於島嶼或墊弱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
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稻斥鹵既盡可爲
稼田所謂瀉斥鹵兮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
椿樑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
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爲永業又
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夫
收債之利則無異也

沙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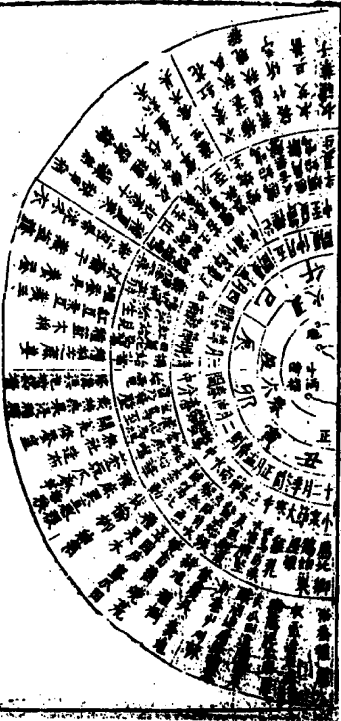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
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昔
爲墜埂可種稻秫間爲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溝
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澇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
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
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彥請
稅沙田以助軍餉旣施行矣時相葉顥奏曰沙田者
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
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爲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入籍舞第 卷三十四
况沙田平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
江淮爲舊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
聽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云



授時圖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
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
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
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
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殷而南
訖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
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隤
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蘇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
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管之度之而作

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于每月之下務農

王盤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樁魯桑少樁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爲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厭筐厭絲注曰聚山桑此荆之美而尤者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樁之

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鷄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強堅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麩，批不寔者，晒令水脉纔乾，種乃易生。凡桑果以接，爲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宿條，向陽者勝，氣壯而茂嫩，條陰弱而難成。根枝各從其類。然荆桑亦可接，營桑接杏桃可接李。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十月爲宜，或取其條嫩，青烏期然必待時，喧可接，蓋欲其利。和之一經接，搏二氣交通，以慰爲美，以彼易此，其利氣也。

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先用細銀箍去元樹枝莖

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斂小鱗深可一寸半先用竹篾

之測其深淺却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篾

子先禽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筭中皮肉相

對插之說用樹皮封緊寬緊得所用牛糞和泥對酌

封裹之勿令透風外仍二曰根接鋸截斷元樹身去

上留二眼以泄其氣三曰皮接用小利刀

條削其種之一如身接法就三曰皮接用利刀

以土培封之以棘圍護之其深淺以所接之枝餘皮

肉相向插之以小竹篾測其深淺以所接之枝餘皮

樹枝莖使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五曰磨接先於

其枝茂元橫枝上截了雪一尺許于所取接條對上取外

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併帶殼揭皮肉一方

頂帶芽心揭下口禽少特取出印濕裹於橫枝上

兩頭以桑皮封緊緊慢得所仍用牛六曰搭膝將

黃金護之適封大小小酌量多少護之六曰搭膝將

芽條去地三寸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條併削馬耳相接之封緊糞壅如前法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稂秀而爲嘉禾易賦砧而爲美玉世之所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蠹法桑葉不無蠹蟲宜務去之其法用鐵線作鉤用桐油燃取之一法用硫黃及雄黃作煙薰之即滅或傷樹勿用夫旣已種植復接博之旣接博矣復剔其蠹蟲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爲國者所當視倣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富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

官署

其在機時
政極力形
其非實錄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實爵令而賂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
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
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納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典服僭于上
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
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
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屨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
而不贍入物者亦即前法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集之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興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人羊爲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
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
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于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
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
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史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
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
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

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
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
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耗巨萬。初
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
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
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
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
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
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永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投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克剗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永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于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掬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東吳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邺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然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

昆明池其明年太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今不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浮食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鉄取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鉄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惠郭

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
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舊害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繒錢皆有老請笑如
故諸買人未作賈貸買居邑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繒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鑄率繒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繒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乎式邑人貧者其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寬于本
無所欲言也使有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有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民不可以爲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持錢
二十萬于河南宋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子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僦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
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
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竊作
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于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

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太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井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令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鷄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郅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
官亦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聞難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
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苗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朋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大
守以下而今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封禪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于是天子爲山東不勝

秋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願膏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至酎少府省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其主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下雖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王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舍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緇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其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

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漢司馬遷
平準書

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

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
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
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奸豪
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利收賤以取貴
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
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
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
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臆
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
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

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井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虫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

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也澤公家有部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闕麻桑治則上下俱飢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

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饒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二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三十而冠

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
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
修其塘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
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戎
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
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
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
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

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簍止作鉏耔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

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
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
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
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
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
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王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
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
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
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
寒賤女工難成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

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
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殯家遺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
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
而奸猶不止也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
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
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糲淡食鐵官賣器
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
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
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
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

於是遂罷議

桓寬議
鹽錢議

東漢光武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程，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今均輸之法，與買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

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冀充豫荆楊州大水。螟傷稼。詔問王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飭昔決。

漚令飢者盡得河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胥吏弄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唐書
卷六
積又少

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房玄齡以度支繁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
自領之。

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
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
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
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
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
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
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

強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

親所履行。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馬周上疏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然後

處決時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藉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釗善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蘇冕論曰政有恆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洎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歛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

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鉉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遁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嗜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爲羣盜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用不害鹽

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混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混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賄賂則淪弃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賑。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

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戢宇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卒怨望無復圖志。上疏諫其略曰。陛下誠能近想重
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
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
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德宗即命
去其榜。

德宗敗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與對曰。不
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雨
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
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
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數百里。車牛糶糶。

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
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諱悉輸之大
盈庫然德宗無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
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裴延齡奏自荆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
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
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
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
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

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鹿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既得利又
取名遂臣
德心

德宗時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
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
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
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